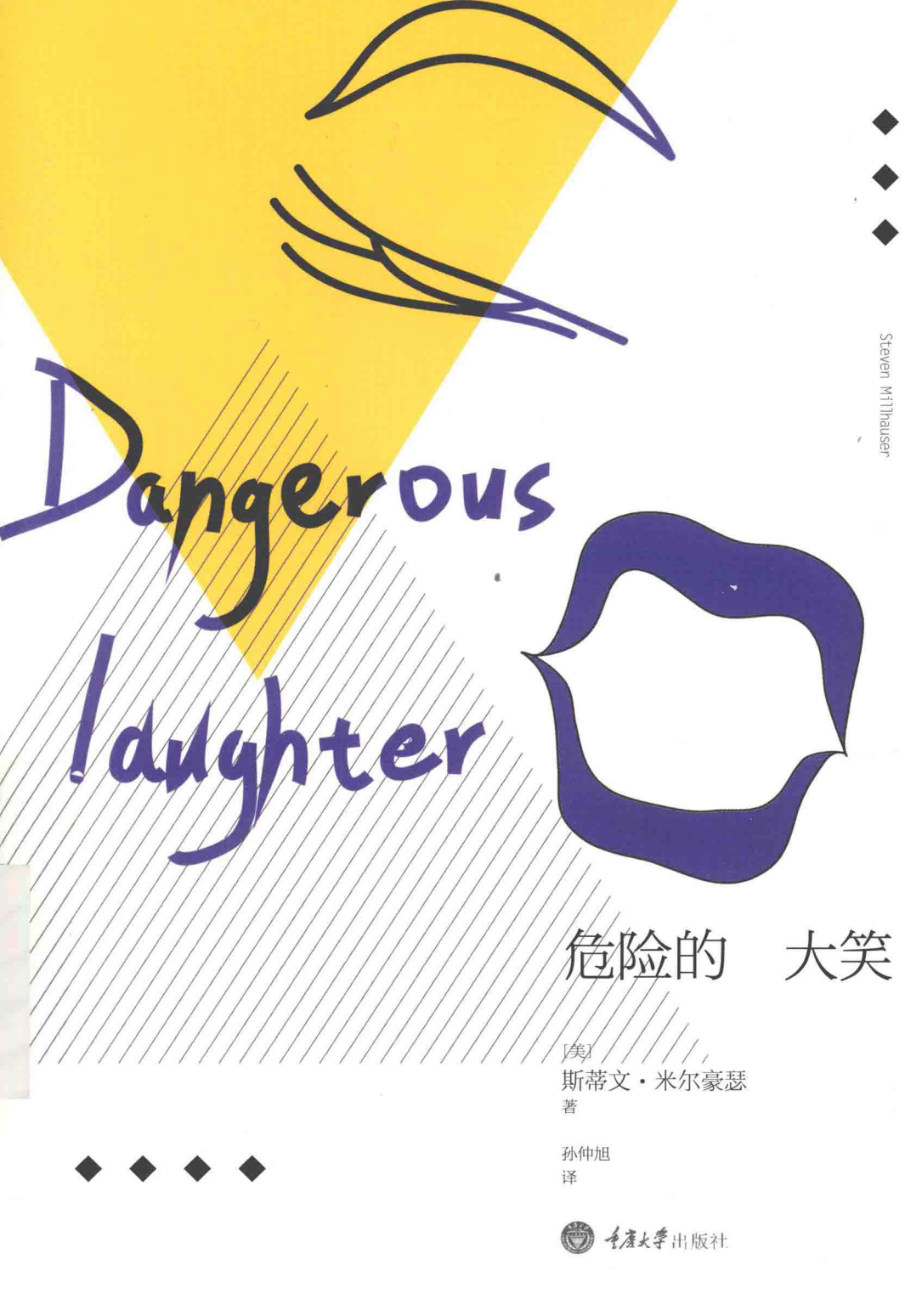


◆ ◆ ◆  
Steven Mitchell



# Dangerous laughter

危險的 大笑

[美]  
史蒂文·米尔豪瑟  
著

孙仲旭  
译

◆ ◆ ◆ ◆  
 清华大学出版社

Steven

Millhauser



Dangerous Laughter

危险的  
大笑

[美] 斯蒂文·米尔豪瑟——著 孙仲旭——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危险的大笑 / (美) 米尔豪瑟 ( Millhauser, S. ) 著;  
孙仲旭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 10  
书名原文: Dangerous Laughter  
ISBN 978-7-5624-8607-7  
I. ①危… II. ①米… ②孙…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 2014 ) 第224756号



楚尘文化

官方微博: 楚尘文化

公众微信: ccbooks

## 危险的大笑 weixian de daxiao

[美] 斯蒂文·米尔豪瑟 著  
孙仲旭 译

特约策划 张 维  
责任编辑 熊淼江  
装帧设计 broussaille私制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 401331 )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 21 号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印刷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 × 1240 1/32 印张: 8.5 字数: 173千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8607-7 定价: 35.00元

---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献给安娜和乔纳森

## 目 录

### 开场卡通剧

- 3 猫和老鼠

### 消失

- 21 伊琳·科尔曼失踪记  
38 阁楼房间  
81 危险的大笑  
102 烦扰史

## 匪夷所思的建筑

- 121 圆顶  
131 在哈拉德四世治下  
140 另外那个镇  
152 通天塔

## 异史

- 169 在历史学会这里  
179 时装变迁  
188 记一位电影先驱  
219 西奥兰治镇的巫师

## 开场卡通剧





## 猫和老鼠

猫在追着老鼠穿过厨房：追过蓝色的椅子腿之间，追过铺着红白格子桌布（已经在滑动，很是高低不平）的桌面，经过掉到左边的糖碗和掉到右边的奶油罐，爬过蓝色的椅背，爬过椅子腿，跑过打了蜡的黄油色地板。猫和老鼠身子往后倾，想在打滑的蜡（蜡上面清晰地照出他们的样子）上面停下来。他们的脚后跟冒出火花，却为时已晚：那面大门赫然耸现，老鼠破门而过，留下一个老鼠形状的洞；猫破门而过，用更大一点的猫形状的洞代替了那个老鼠形状的洞。在客厅里，他们飞快地跑过沙发背，跑过钢琴琴键（老鼠配的是声音细细的曲调，猫配的是砸和弦声音），跑过蓝色地毯。逃命的老鼠扭头看了一眼猫，他再往前看时，看到落地灯越来

越近，不可能停下来——最后一刻，他把自己的身体一分为二，到另一边后又合二为一。在他身后，冲过来的猫未能把自己的身体一分为二，撞上了台灯，他的头和身体把那根铜柱撞成长号的形状。有一阵子，猫歪吊在那里，他僵硬的腿抖得像是钟舌。接着他挣脱了，又冲去追老鼠，后者拐弯，冲进踢脚板上的老鼠洞。猫撞到墙，身体像手风琴一样挤叠在一起。他慢慢伸展身体，发出手风琴音乐。他躺在地板上，下巴搁在一只抬起的爪子上，厌恶地扬起一边眉毛，他另外一只前爪敲着地板。一小块灰泥掉到头上，他愤怒地抬起眼睛。一幅带框的画重重地砸在他头上，他的头一下子消失在两肩之间。那幅画上是棵绿色树，上面长着鲜红的苹果。猫的头吃力地想挤出来，后来啪的一下出来，发出就像软木塞被突然拔出时的声音，把那幅画顶了起来。树上的苹果掉下，砰砰地掉在草地上。猫战栗，畏缩。最后一个苹果掉下来，向画框慢慢滚去，到边上掉下来，砸在猫的头上。在猫的眼睛里，收款机“叮”的一声，记录的是“未售”。

老鼠穿着浴袍，脚穿拖鞋，坐在他那张鼓鼓囊囊的扶手椅上，在读书。身材修长的他把脚放在脚凳上，眼镜架在他长着触须的长鼻子上。一盏台灯发出的黄色光线洒在书上，把这个舒适的褐色房间照得朦朦胧胧。墙上挂着一幅倾斜的刺绣样品，上面的字是“甜蜜的家”，还有这只老鼠的母亲的一张椭圆形照片，她的头发挽成一个圆髻，另外还挂了一幅秀拉作品《星期天下午》的仿制

品，里面的人换成了老鼠。扶手椅旁边有个书架，上面放满了书，能看到几本书的书名：《马丁·切达威特》，《高达的浮士德》，《安东尼·伊丹回忆录》，《麦迪芝士史》，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sup>1</sup>。老鼠读书时，看也不看地把手伸向桌子上的一个盘子，盘子空了，他的手指在里面敲。老鼠起身走到食橱前，里面除了一个上面有着“奶酪”字样的铁皮盒子别无他物。他打开盒子把它翻过来，一根牙签掉在他的手掌上。他忧郁地看了它一眼，他头顶的一个泡泡中出现一幅图片：他坐在一张铺着白桌布的长桌子前，他一只爪子紧紧攥着一把叉子，另一只爪子紧紧攥着一把刀子，一位穿着燕尾服的老鼠管家在他面前放下一块像结婚蛋糕那么大的奶酪。

从老鼠洞里伸出一个红色望远镜，镜头往左边看，然后又往右边看。望远镜的那头出现一只手，示意老鼠往前走。老鼠从老鼠洞里出来，把望远镜收起塞进浴袍口袋。在那个月光照亮的房间里，他把腿抬得高高的，踮着脚小心地走到扶手椅的腿脚那里。他一头钻到椅子下面，从下沿往外偷看。他从椅子下面出来，溜到沙发那里，又是一头钻到下面，从下沿往外偷看。他从沙发下面出来，到了开着一道缝的厨房门那里。他面对客厅紧贴门框站着，滴溜溜的眼睛左看看，右看看。他一条腿小心地转过门框，他拉长的身体就像橡皮筋一样，随着那条腿弹过去。在厨房里，他溜到一张月光照

---

1 这里的“莎士比亚”以及前面的书名都是戏仿。——译者注

亮的椅子那里，贴着一条椅子腿站着，然后开始往上爬。他的鼻子在桌面上抬起来：他看到一个奶油罐、一把幽幽反光的刀子、一个赫然耸立的胡椒磨，切面包的案板上有块奶酪。他从浴袍口袋里掏出一块白手帕系在脖子上。他朝那块奶酪低下头，半闭着眼睛，似乎在闻一朵花。哗啦一声，猫一下子跳上桌子。他追老鼠时，桌布变得高低不平，糖碗翻了，糖像瀑布般洒到地板上。倒下的一杯鸡尾酒中的一颗橄榄滚过桌子，撞到一个杯子、一个盐瓶和一个三脚撑，那几样东西亮了起来，铃响了起来，就像弹球游戏机里的铃声。地板上，一队蚂蚁在收集糖粒：一只蚂蚁用一个桶接着洒下来的糖粒，他把桶里接到的倒进第二只蚂蚁拿的桶里，后者又把桶里接到的倒进第三只蚂蚁的桶里，这样一直倒下去，直到房间里那头的最后一只蚂蚁把糖倒进一辆等候着的卡车上。猫追着老鼠跑过蓝色椅背，跑下椅子，跑过打了蜡的地板。两者都身体后倾，而那面大门越来越近。

老鼠用爪子捧着下巴坐在扶手椅上，表情忧郁地望向远处。他性喜沉思，因为每天都需要中断沉思去找食物，他感到很不舒服。找寻本身让他感到疲惫，是荒唐的，因为存在那只残忍的猫，更是让他难以忍受。老鼠对猫的蔑视是确定无疑的，而且程度很深：他憎恶藏着钩子的沉重的爪子、反光的牙齿和嘴巴呼出的带着鱼臭味的热气。然而他又向自己承认私心里羡慕猫低级的能量和简单的头脑。似乎捉住老鼠是猫唯一的生活目标。尽管在老鼠身上，感受

震惊的官能并不是很发达，他却一再为猫始终如一的敌意感到震惊，这让猫尽管愚蠢，却是危险的，因为老鼠承认自己会在挺长的一段时间里根本不会想到猫。另外，尽管猫天生头脑极其简单，然而这样说来仍然没错，那就是猫是狡猾的：他不知疲倦地设计对付老鼠，他那些可笑的诡计需要老鼠加以警惕，而老鼠他宁愿不去理会。老鼠意识到存在这种去漠然置之的诱惑，必须不懈地让自己保持警觉。他觉得因为去注意猫而让自己的神经绷得太紧，会影响心情。同时，他又意识到自己在猫身上所放的心思往最好里说，也是不完美的，而猫却在以无穷的精力不曾间断地想着他。如果老鼠能一直待在洞里就好了，他会开心的，但是他无法一直待在洞里，因为需要找到奶酪。这种情形本来就不能带来平和及有利于沉思的心境。

猫站在老鼠洞口，一只手里拿着一把锤子，另一只手里拿着一把锯，他旁边有一堆黄色的木板和一大袋钉子。他开始奋力又锤又锯，在一团遮没他的尘雾中穿梭于房间。突然尘雾散去，猫看着自己的作品：一个长长的弯弯曲曲的通道，从老鼠洞口开始，经过沙发底下，上到厨房桌面。通道尽头是个大大的老鼠夹，上面放着一块奶酪。猫踮着脚藏到冰箱后面，狡猾地伸出脑袋，眼睛滴溜溜地左看右看。响起自行车的铃声：丁零零，丁零零。过了一会儿，老鼠出现，在用力蹬自行车，加速从过道尽头骑上桌子。他急刹车停下来时，圆圆的车轮伸展得变了形，然后又变回圆形。老鼠戴着护

目镜、骑手帽和手套。他把自行车靠在糖碗上，走到老鼠夹前，挺感兴趣地看着它。他抬脚上了老鼠夹，坐在那根铜制横杆上，戴着一块白色围嘴。他从皮夹克里掏出一把刀子和一把叉子，很快吃完了那块奶酪。吃完这餐，他把刀叉放回口袋，开始在老鼠夹上玩耍。他晃动身体上了高处的那张横杆，腿勾着杆倒垂在那里，走过那两道平行的杆，做了几个体操动作，然后骑上自行车，一路掀动车铃消失在通道里。猫从冰箱后面出来，纵身跳到老鼠夹旁边的桌子上。他皱着眉头看着老鼠夹。他从头顶揪一根毛，随着像是小提琴断了一根弦的声音，那根毛揪了下来。他慢慢地把那根毛往下伸向老鼠夹，碰到弹簧，老鼠夹仍然一动不动。他用一把勺子按老鼠夹，老鼠夹仍然一动不动。他用一把大锤砸弹簧，老鼠夹仍然一动不动。他愤怒地看着老鼠夹。他小心翼翼地探出一个脚趾，随着一声像是铁门关上的声音，老鼠夹一弹合上了。猫抱着自己被夹住的脚在桌子周围跳，那个脚趾肿得像灯泡那样大，通红通红的。

猫打扮成一只老鼠到了左边。他戴着金色假发、一个鼠鼻子面具，穿着一件黑色紧身裙，长度到大腿。他的乳房又挺又圆，腰很细，屁股圆滚滚的，嘴唇猩红，他的黑色睫毛卷得很紧，以至于眨眼睛时，睫毛往外伸开，然后又猛然卷回，就像百叶窗那样。他慢慢地走，带着诱惑，一只手放在屁股上，另一只手放在金发上。老鼠站在老鼠洞里，手揣在口袋里靠在一旁，他的眼睛像望远镜一样突出眼眶，每边的镜头里都有一颗跳动的的心脏。老鼠慢慢地，似乎

是被催眠般地梦游进了这个房间。猫把唱针放到唱片上，伦巴音乐响起。猫把手放在脖子后面，屁股这边扭扭，那边扭扭，忽闪着长长的睫毛，脸转向一侧：他的屁股裹在黑色紧身裙里，样子就像黑桃A。老鼠面对猫，开始跳舞。他们在房间里大步来回，扭动着跳舞，踢腿。他们跳舞时，猫的假发松了，露出一只猫耳朵。猫跳舞跳到一块熊皮小地毯那里，侧躺下来，闭上睫毛长长的眼睛，撅起嘴巴。老鼠走到猫面前，手伸进口袋掏出一枝雪茄，放到那两片猩红的嘴唇中间。猫睁开眼睛，看着那枝雪茄，抬头看看，低头看看。猫取下雪茄，盯着它看。雪茄爆炸，烟雾散去后，猫是一脸黑。他露出不自然的、勉强的微笑。他的牙齿上出现很多细纹，然后裂成碎片，掉了。

猫仰面躺在厨房中他的篮子里，手扣着放在脑后，他弓起左膝，右脚踝横架在弓起的膝盖上。想到老鼠他就满腔怒火，他知道老鼠看不起自己，他想把老鼠撕成碎片，把他放在火上烤，把他扔进一平底锅滚烫的黄油里。他明白自己的怒火并非因为饥饿而引起，他不知道自己野性大发是否得由老鼠负责，而这种野性像消化不良一样让他胸口疼。他瞧不上老鼠身体纤小，乏力的胳膊就像梳子齿那么细，瞧不上老鼠那不结实而易于撞破的头颅，也瞧不上他喜欢读书和独处。同时，他又恼火地意识到自己欣赏老鼠的优雅、他的文化气息和慵懒特点，他轻松地感到自信。从某种意义上说，老鼠对猫产生了威胁：因为他的存在，猫觉得自己笨拙、愚蠢。他

对老鼠念念不忘，生气地怀疑老鼠在他那个褐色的房间里，常常根本没怎么想到他。如果老鼠不是这么漠不关心，猫还会这样怒火中烧吗？他们也许有可能学会在一座房子里面和平共处吗？猫的心里也许就不再受到这种愤怒的折磨？

老鼠站在工作台前，在为一只机械猫卷睫毛。机械猫身上长长的黑毛就像甘草糖一样发亮，嘴唇像是被舔过的糖果。她穿着紧身的红裙子、黑色渔网袜和红色高跟鞋。老鼠让机械鼠站好，拉开她裙子后面的拉链，拧动一个大大的发条栓。他把裙子的拉链拉好，让她朝着老鼠洞。在客厅里，机械猫大摇大摆地慢慢来回走动；她尖尖的乳房就像派对帽一样往前突着。猫的头从扶手椅的椅背那里抬起，他的眼睛里出现一颗颗被箭刺透的心。他像蜂蜜一样滑到椅子上，然后在地板上悄悄地走，到了那只大摇大摆地走着的机械猫前面时，他滑移到身子直立，站在那里渴望地看着机械猫。他的心脏扑通扑通跳得那么厉害，让他胸口的皮肤随着每次心跳而一鼓一鼓的。猫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顶硬顶帽戴上，潇洒地歪戴着。他又把一个带圆点的蝴蝶结系在脖子上。他意识到有一个嗒嗒作响的声音，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黄色的手表。他朝机械猫的脸那里弯下腰，机械猫的两只眼睛里都有一个又黑又亮又圆的炸弹，导火索在燃烧。猫扭着身子看看观众，然后又看那双危险的眼睛。机械猫爆炸了。硝烟散去，猫的毛皮一块一块地垂着，露出粉红色的肌肉，还露出带圆点的平脚内裤。



老鼠洞外，猫在为一只老鼠上发条，这只老鼠跟真的老鼠一模一样。这只机械鼠穿着浴袍，脚穿拖鞋，手插口袋站在那里，鼻尖架着一副眼镜。猫打开那只老鼠的头顶，那就像是装了合页的盖子。他往里面塞进一根吱吱作响的雷管，合上盖子。他把机械鼠放到老鼠洞前，看着他消失在拱形洞口里。里面，老鼠正坐在椅子上读书，没有抬眼看是什么来访，进来的那只老鼠手插在口袋里悄悄走过来。老鼠还在读书，他伸手把他的翻版的头部打开，取出吱吱作响的雷管，塞进一块蛋糕，然后把蛋糕塞进机械鼠的脑袋。他把机械鼠转过身，后者走出拱形洞口，他则继续读书。猫蹲在老鼠洞旁，用指头堵着耳朵。他睁开眼睛看到那只老鼠，打开他的头，拎出一块沾了好多糖霜的蛋糕，上面写着“生日快乐”。蛋糕中间有根吱吱作响的雷管。猫全身的毛一下子乍起来。他吸了一大口气去吹导火索，力气大得有一会儿那块蛋糕歪了。这时猫咧着嘴笑，舔舔牙齿，伸展开爪子。他听到有什么声音，那块蛋糕在嘀嘀嗒嗒地大声作响：哒，哒，哒。猫感到困惑，把蛋糕端起来凑近耳朵仔细地听。从他眼睛里，能看出他明白了什么可怕的事。

猫驾驶一辆鲜黄色的起重机进了客厅，起重机吊杆下面，吊着一个亮闪闪的黑色破坏球。他把起重机开到老鼠洞口停了下来。他把两根操纵杆又推又拉，把破坏球塞进一个绑在一把巨型弹弓上的巨型橡皮筋里。橡皮筋往后拉了又拉，突然释放那个亮闪闪的黑